

◎ 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之一 ◎

JUNGELIAOLIANG

Jiqing Ransao de Suiyue Zimeipian

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

姊妹篇

军歌嘹亮

中央一台黄金 ★ 时间强档推出

石钟山 ◎ 著



蓝天出版社

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之一

军歌嘹亮

石钟山 著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军歌嘹亮/石钟山著. —北京: 蓝天出版社, 2003. 5
(石钟山影视原创小说系列; 1)
ISBN 7-80158-317-5

I. 军... II. 石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2441 号

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14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843)

电话: 66984244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35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定价: 18.00 元

我的文学观(代序)

石钟山

由蓝天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四本影视原创小说自选集,是我近几年来的一次集中展示。书中包括了我的九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小说。按理说,一个作家有这么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一定有着偶然因素,但我想更多的则是必然的一种结果。

首先,影视作品注重的是故事性,有了一定的故事,再加上其文学性,也就是鲜活的人物和文学的命题,自然会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。也就是说,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离不开文学的支持。影视制片人经过十几年来的生产制作经验,已经意识到剧本在一部戏中的重要性。另外,我的创作主张是一定要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当代性。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接受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试想,任何一部文学名著,不论中外都是首先有较强的可读性之后,才一代代地流传下来,然后才是不朽。假设一部作品的出版,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看,又怎么能流传下来呢?难以流传下来的作品,又何谈名著呢?

说到当代性,我指的并不是作品不能去写历史,只写当代。不管写历史还是写当代,作品所呈现的当代性取决于一个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,这种态度就是审视生活的视角。怎么对待生活和情感,只要具有当代意识去关照作品中的人物,作品的当代性就有了延续,这种延续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。

人情、人性是永恒的,只要把人物的命运写到位,他(她)符合某种文化环境内的行为规范,那么作品便是人性的,也是人情的。

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,但传统的人情和人性永远不会落伍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,这种关系的支撑靠的就是人情人性。人情人性写到位了,作品自然就会走进读者的内心,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的作品。

我要强调的一点是,这种人情人性是主流的,而不是变态的或极端的。我承认这种感情有,但它代表不了当今社会情感的主流。

作家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,唯一有区别的就是这份职业。这份职业让作家承载了多种情感和人性的拷问。所以说,作家是幸福的,也是不幸的。只要能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,作家的幸与不幸也就是小事一桩了。

2003. 4. 2 于北京

目 录

影 视 小 说

我的文学观（代序） ☐ 石钟山

- 1 ☐ 军歌嘹亮
- 1 ☐ 父母大人
- 54 ☐ 父亲的爱情生活
- 99 ☐ 父母离婚记
- 143 ☐ 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
——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续篇
- 143 ☐ 父亲和他的儿女们
- 193 ☐ 父亲最后的敬礼
- 239 ☐ 父亲现在时
- 253 ☐ 激情燃烧的岁月——父亲进城

军歌嘹亮

父母大人

父亲被宣布离休那天，正是共和国的将士们授衔之日。

父亲离休前是本城守备区的司令，早在父亲离休前，守备区已被宣布撤消了，大批将士们转业回到了地方。那些日子，父亲度日如年。昔日热闹的营区一下子冷清下来，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操场上，一时间显得形只影单。蝉们躲在远处的树后，凄凉而又热闹地鸣唱着，一个小男孩站在树影下，喊着一二一的口令，模拟军人操练着自己。父亲痴痴地望着那光头小男孩，父亲恍惚地记起，以前操练将士们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光头男孩躲在树下偷偷地学着军人们操练。此时，父亲看着光头男孩眼睛潮湿了。

父亲抬起头，看到了头顶那方天空，昔日的天空在父亲眼里无比辉煌，而此时的天空在父亲的心中空空荡荡。父亲在心里喟叹一声，三两滴清泪终于流下面颊。父亲那时已经预感到，以后自己将不再是守备区的司令了。

父亲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。在全军将士们被宣布授衔那天，父亲离休了。也就是说父亲被结束了戎马生涯。早在这之前，父亲已明白了一条真理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脱下军装，过平常百姓的日子那是迟早的事。父亲虽然有这种心理准备，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离休来得太突然了。父亲很惶惑，父亲

很不安。

不管怎么说，父亲说离就让人家给离了，离得父亲心不甘情不愿，其实父亲是很想戴一次少将军衔的。如果父亲不离，父亲被授个少将当不成问题。父亲被离，在他苍茫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乌云。父亲的日子黑了，父亲辉煌的梦想完蛋了。

父亲不知道离休的日子将怎么打发，更不知道不当司令的生活将怎么过。父亲在心里悲哀地喊了一声：我老石完蛋了！

父亲当兵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。按他自己的话说，那时还没有枪高。父亲当兵的初衷异常简单而又明朗，那就是当兵可以吃饱肚子。

父亲当兵那个季节是个冬天。在这个季节里父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，饥饿感像老鼠一样在他的五脏六腑里乱蹿乱跳。其实父亲本不应该这么饿的，那时父亲家是有一亩二分地的，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，虽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。但爷爷奶奶这对夫妻却是两个赌徒。在这大雪封路漫漫无边的冬季里，爷爷奶奶已赌红了眼睛。他们不仅在本村里赌，而且还要跋山涉雪到遥远的外村去赌。他们的肩上各扛着半口袋粮食，那是他们的赌金。这样赌来赌去，家里便四壁皆空了。

在那个漫长的冬季里，父亲一家只能喝西北风了。爷爷奶奶双双筋在炕上，他们盘算着用什么当赌金再去赌一次，赌博已占据了他们整个身心。冰凉的火炕已一连几天没有点燃人间的烟火了，他们感受到了寒冷。于是他们就瑟缩着身体偎在陈年旧絮做的棉被里。他们一时为找不到合适的赌金而长吁短叹。饥饿同时折磨着夫妻二人，他们不时地感受到因饥饿而产生的眼冒金星的幻觉。押赌的心理在这幻觉里疯长，奶奶终于

说：他爸，不行咱就去陈二家借二斗米。爷爷半晌没有说话，陈二是什么东西在他心里一清二楚。陈二不仅是赌徒，且又是个老光棍，见到女人口水都能流出一碗。前两天在一次赌博中，爷爷曾输给过陈二两斗米。陈二曾厚颜无耻地说：不给米也行呀，让弟妹陪我一宿。爷爷当时就翻脸了，挥起一只空碗砸在陈二的脑门上。陈二的脑门立时青紫一块。爷爷心里同时也清楚，为赌博去借米，好人家是不会借的，也只能去找陈二了。爷爷咬了咬牙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
于是夫妻俩便齐心协力地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父亲。他们知道，父亲一大早就外出讨饭去了。他们不敢奢求儿子能讨回一座金山银山来，他们盼望的是儿子讨回一碗半碗的米来，到那时他们要做半锅热热的粥喝下去，好有力气去支撑他们走上漫漫的赌博之路。

父亲在寒冷的天气里并没有讨到什么，他拿着一只空碗，趿拉着一双前露脚趾、后露脚跟的棉鞋，艰难地走在这寒冷的雪季里。那时父亲早已是饥肠辘辘，父亲就想：谁要是给一口吃的，就喊他一声爹，不，叫他祖宗也行。父亲吸溜着鼻子，手托空碗，蹒跚地走在雪地里，当时他在心里绝望地想：我要饿死了。

就在这时，父亲碰到了一支过路的队伍。队伍休息在村外的一片林地里，一群人围了一口大锅。锅里冒着热气，随着热气锅里蒸腾出一阵又一阵米香。父亲闻到米香，便在心里喊了一声：天呐，我的祖宗。

父亲不敢靠近，他便手托了空碗站在一棵落满积雪的树下，遥望着那口飘着米香的大锅。

锅里的米终于熟了，于是围坐在大锅周围的兵们一个个走近那口大锅，由一个脸上长满胡子的老兵把他们的空碗盛满热气腾腾的米粥。接着那些兵们手托粥碗，有声有色地吸溜着碗

里的粥。那声音在父亲的耳朵里不啻于山呼海啸，那口粥锅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父亲。父亲在心里喊了一声：天呐！他便梦游似的向那口粥锅走去。那时，父亲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：我要喝粥。我要吃饭。他终于来到了锅旁，他的腿一弯便给满脸长满胡子的兵跪下了。跪下之后他喊了一声：爹，祖宗！

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吃到了一碗粥。不多一会儿，吃饭的部队就出发了。他们背起那口大锅，踩着没膝的积雪“吱吱嘎嘎”地向远方走去。父亲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我要喝粥，我要喝粥……远去的队伍无疑是有粥喝的。父亲慌慌张张地舔净了碗里最后一粒米，歪扭着身子，踩着那队人马留下的脚印，向前追去。

那一年冬天，父亲还差三个月零两天满十三岁。

父亲从此便和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从此以后，父亲参加了著名的三大战役。

三大战役连连告捷，这是在以后和平日子里，父亲所津津乐道的。

十三岁参军的父亲，从此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。其实在战争岁月中，父亲也有曾吃不上饭或吃不饱饭的时候，但那是少数。因此，父亲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于是父亲就很踏实地一口气当了四十多年的兵，将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戎马生涯。父亲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从没有过半点的悔意，如果说当初父亲是为吃饱饭而走进部队，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，父亲的觉悟和使命感已远远超过了这种范围。

父亲曾参加过无数次战斗，除著名的三大战役之外，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包括并不十分著名的珍宝岛自卫还击战。在众多的战役中，父亲大难不死，这就注定了必有后福这句话。在战斗中，排、连、营、团……父亲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

他每晋升一级都付出了血的代价，他身上三十八处的伤疤可以做证。最后在和平生活中，他的职务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：守备区司令。在中国部队的建制里，能叫上司令的也不是一般人物了。

父亲终于是个官了。父亲是个官的优越感，在母亲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母亲是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认识的，确切地说，父亲是在淮海战役认识的母亲。那个年代战火纷飞，兵荒马乱，首先受到劫难的自然是老百姓。那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，蒋家王朝眼见着江河日下，蒋家的军队穷途末路，见鸡抢鸡，见狗杀狗。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，百姓不见宁日，逃难的人群遍地皆是。那一年母亲十七岁，裹挟在遭难的人群中仓皇北撤。母亲不是一个人逃出来的，刚逃离家乡时，一大家子人，有父母，也有兄弟姐妹。在这期间，逃难的队伍曾遭到蒋军的空军部队热烈而又疯狂的轰炸。蒋介石的空军错把逃难的百姓当成了共军。因此，在那场劫难中母亲便和家人逃散了。父亲见到母亲的时候，母亲和家人逃散已有些日月了。母亲仍在盲目地寻找着她失散的亲人，当时母亲也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，就在这时候，父亲发现了母亲。母亲正躲在一个破败的小村外的一片小树林里，那时的母亲早已是饥寒交迫无力行走了。时间已近傍晚，母亲原打算在这片小树林里躲过这个难挨的夜晚，如果明天还活着的话，她将继续去寻找失散的亲人。正在这时，父亲的部队来到了这片树林旁，结果父亲就发现了母亲。父亲发现母亲的那一刻，吃惊不小，母亲的眉眼使父亲想到了他的妹妹。父亲是有过妹妹的，妹妹在七岁那一年的冬天，冻死在雪壳子里。妹妹是在寻找赌博的爷爷和奶奶走进雪地里的，当时天黑雪厚，父亲的妹妹掉进了雪壳子里。她死前是挣扎过的，周围的雪地被她那双小手抓挠得面目全非，结果她没能挣

扎出来，就那么伸着一双小手一直被冻死。

于是妹妹的形象永远定格在父亲的记忆深处，不论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，还是在闲暇时明媚的阳光中，父亲总要想起妹妹。母亲命运的改变完全因为她长得很像父亲的妹妹。父亲发现这一点以后，他长驱直入地向母亲走去。母亲在她十七岁的生涯中没见过多大世面，她本能地对挂枪的人有一种恐惧。她盯着走过来的父亲本能地哆嗦着身子，脸色因而变得苍白，毫无血色。母亲这种神色愈加像父亲死去的妹妹，父亲妹妹死时脸色也是这样的苍白。在那一瞬，父亲恍似觉得自己走在梦中。他差一点喊出妹妹的小名——小丫。当他回了一次头，看到本连的战士们正目光复杂地注意他的时候，他才从似梦似幻的感觉中走了出来。于是他张开的嘴里喊出一句：老乡，别怕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。母亲一直居住在敌占区，以前听说过解放军，但对解放军并没有本质上的认识。她听了父亲的话，仍浑身打着哆嗦。

当父亲站在母亲面前时，母亲突然就给父亲跪下了，母亲哆嗦着说：长官，你可怜可怜俺吧。俺都三天没吃东西了。

在母亲的潜意识中，父亲是要对她非礼的。在敌占区和逃难的路上，她曾亲眼见过许多年轻的姐妹被蒋军轮奸、杀戮。她跪在地上想求父亲放过她。

那一刻，父亲的心疼了一下，又疼了一下。他觉得不是母亲在求他，而是妹妹在求他。他恍如听到妹妹在他身旁说：哥，我饿。父亲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身上的干粮一古脑地放在了母亲面前。母亲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惊得不知所措，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竟会是真的。母亲太饿了，她来不及多想，便抓起了地上的食物。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，她想：身遭不测是在所难免了。

父亲一直看着母亲狼吞虎咽，他深知饥饿的滋味，在那一

瞬父亲下了决心——我要救她。在母亲狼吞虎咽完父亲所有的食物后，父亲把母亲带到了残破的小村里。在小村里，父亲为母亲找到了一间同样残破的小屋，小屋的主人不知是逃荒去了，还是死了。父亲一直看着母亲走进小屋，那一刻，他的心里充满了柔情。父亲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妹妹，如果妹妹仍活着的话，大概也这么大了。

于是父亲问母亲：老乡，你多大了？

母亲又一次给父亲跪下了，她颤着声答：长官，俺刚十六岁，你就饶了俺吧。母亲又一次误会了，她有意把自己说小一岁，表情也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以此来唤醒父亲的同情心。

要是小丫活着，今年刚好十七。父亲似在自言自语。

母亲忙说：不，长官，俺十六。

父亲叹了口气，他弯下腰伸手把母亲从地上扶了起来，然后问：你叫什么？

母亲说：俺叫桔梗。你饶了俺吧，长官。

父亲从兜里掏出几块银元，那是他一年的军饷。父亲一直没舍得花，他把这几块银元放到母亲的手里。父亲望着母亲那双惊魂未定的眼睛说：听着桔梗，这钱你拿着，以后就呆在这里，哪也不要去，等打完仗我就来接你。

说完这些父亲就走了，走在母亲疑惑种种的一双目光中。

父亲一直牢记着自己的话，母亲也同样牢记着父亲的话。

母亲惊讶自己碰到了天底下的大好人了，不仅给自己吃的，而且还给了自己这么多钱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而且还口口声声让自己等着的话。母亲以为自己是在梦里了。待她清醒之后，走出残破的小屋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时，她又一次跪下了。这一次她跪得心甘情愿，地久天长，直到父亲的部队消失在村外的夜色中。

在以后母亲等待父亲的岁月中，她等得坚贞不渝，海枯石烂。她坚信父亲是个好人，她没有理由不等待父亲。

几年以后母亲终于等来了父亲，那时父亲已经是营长了。淮海战役结束不久，共和国便诞生了，蒋介石逃到了台湾，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。当时抗美援朝还没有爆发，边远地区剿匪工作仍在继续，总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。在这大好形势里，父亲刻骨铭心地想起了母亲。他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，他一想起母亲，便联想到了七岁的妹妹，举着一双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雪地里挣扎的情景。当了营长的父亲仍然光棍一条。许多将士在战争年代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找对象，现在全国解放了，在一片国泰民安的气氛中掀起了搞对象的热潮。父亲离开了部队，离开了北方那座城市，千里迢迢地找到了母亲。

母亲嫁给父亲以后一直没有工作，母亲从农村进城以后是很想工作的，但阴差阳错，母亲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。母亲嫁给父亲不久，著名的抗美援朝便爆发了。父亲成了志愿军，在一个有风的夜晚跨过了鸭绿江，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。

那一年母亲刚刚二十出头。母亲已怀孕在身，她和参战的家属一样被安排在部队的留守处。母亲一边孕育腹中的孩子，一边牵肠挂肚地思念朝鲜战场上的父亲。她相信父亲会活着回来的。她自从见过父亲第一面之后，便鬼使神差地等待父亲，一等就等了几年，直到她又一次看见父亲出现在她面前。那一瞬间，她大叫了一声，差点晕倒过去。事后她想起等待父亲这事有些荒诞，她第一次见到父亲，甚至都不知道父亲的姓名。父亲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坚信父亲就是她的救世主。父亲的形象便灯塔一样地燃在了她的心里，她更相信父亲是个好人。好人会一生平安的，父亲不论走到哪里，最终都会平安地

回到她的身边。

母亲在等待父亲平安归来的日月中，生下了敏。母亲本想为父亲生个儿子的，她知道父亲喜欢男孩，父亲的意愿便是她的意愿。没想到第一个孩子却是个女孩，这使得母亲的情绪有些低落，低落的情绪又很快在母亲的心中烟消云散了。她想，只要能生女孩，男孩也一定会有的。只要父亲愿意，她甘愿为父亲生一个排一个连。那时她生活中最大的目的便是一边抚养敏，一边期待父亲平安地从战场上回来。

又是个几年以后，父亲又一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母亲的面前。父亲平安回来，这在母亲的意料之中。当时父亲已经是团长了，母亲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便是：下一次俺一准给你生个儿子！父亲望望母亲，又看一眼躲在母亲身后偷眼打量着自己的敏，他笑了。

母亲很快便又一次怀孕了，没多久权便出生了。权果然是个儿子。产房里的母亲虚弱地冲父亲苍白地笑笑说：俺说过一准给你生个儿子。母亲从父亲的表情里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落，母亲便又说：俺还会生的。下一次一准还是个儿子。

父亲看着权，看着母亲，然后闷头吸烟。他考虑的不是男孩、女孩，他考虑着以后的生活。那时父亲已从部队节约开支中察觉到将来会有紧日子过了。

果然，在权不满二岁的那一年，中国当代史中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向多灾多难的人们走来。父亲、母亲、敏、权一家四口人和全国人们一样过起了忍饥挨饿的日子。

起初部队比地方好一些，能定量地向军人及家属发放一些粮油及副食，到最后这些定量的东西也被取消了。定量的补助只对基层官兵，像家属及子女，户口在地方上的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了。母亲没有工作，敏和权正长身体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围绕着母亲叫苦连天。父亲的日子要比母亲及家里的孩子

好过一些，他每日三餐吃食堂。后来三餐也改成两餐了。父亲每天把属于自己那一份饭菜偷偷地带回来，他舍不得吃，母亲也舍不得吃，他们看着敏和权如狼似虎地分吃着父亲的那份饭菜。母亲这时会背过身去擦眼泪，父亲勾着头吸烟，他极力地控制着不去看敏和权。阵阵袭来的饥饿感，使父亲又一次想起了十三岁以前的生活。敏因吃得太急，一口饭噎在了嗓子眼，她的喉咙呕呕作响，一张小脸憋得通红。父亲伸出手在敏的背上轻捶了两下。敏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，他三两滴泪水落在敏的头上。

父亲那时有许多大事需要他操心。全团一千多号人马，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并不能放松训练。美帝苏修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，蒋介石在台湾也趁火打劫，时时刻刻想颠覆大陆。父亲不仅忧国忧民，全团人马因忍饥挨饿军心开始涣散。前几日，有两个新兵因无法忍受饥饿开了小差，准备跑回老家。还没有到火车站便被抓了回来，气得父亲扇了两个逃兵每人一个耳光。那两个兵就给父亲跪下，他们一边哭一边说：求求您了团长，我们饿得实在受不了。让我们走吧。

父亲拍着桌子大吼：混账，放你们回家就不饿了么？

两个兵又说：要死就让我们一家人死在一块吧。那时，饿死人的例子已不足为奇了。

父亲气得团团乱转，两个兵被带走后，父亲找来了后勤处长。他命令后勤处长一定想办法让战士们吃饱。后勤处长神情为难，不是他不想努力，而是实在没有办法。后勤处长还是搓着手走了。

秋天的时候，后勤处长终于弄来了半卡车白菜，却搭上了一名战士的命。白菜是在一个山沟里买的，后勤处长带着几个战士几乎跑了一天的路，通过后勤处长昔日的战友，战友正当着生产队长。其实山沟里的人们也正在忍受着饥饿，但战友念

及战友的情分，以及军民鱼水情，还是动员每户社员都匀出几棵白菜，支援亲人解放军。后勤处长带着卡车拉着白菜连夜往回赶，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了车祸，车翻到了沟里，车上的一个战士便牺牲了。

白菜拉回那天，全团官兵的心情极为沉重，他们列队站在半卡车白菜旁向战友告别。后勤处长哭肿了眼睛。后来那半卡车白菜就晾晒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，由炊事班长日夜看护。那些日子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兵坐在马扎上守望着那些白菜。经日守护使炊事班长困顿异常，他的头一点一点地向前垂落着。这时事情就发生了。母亲已经无数次光顾过晾着白菜的空地了，她被那些白菜诱惑得已经神不守舍了。她心里异常清楚这白菜不能拿，但敏和权因饥饿而发出的哭嚎声又使她下定决心非拿一棵白菜不可。于是她数次徘徊在晾着白菜的空地上，心里经过反复斗争后，她终于趁炊事班长的头又一次垂荡在胸前时，向白菜伸出了双手。

炊事班长还是看见了母亲怀抱白菜匆匆而去的背影。起初那一瞬他是惊愕和气愤的，但当他发现那是母亲而不是别人时，善良的老班长把一双眼睛死死闭上了，他在心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不知为谁。

那棵白菜被晚上下班回来的父亲发现了。那已经不是一棵完整的白菜了，确切地说是半棵，另外一半被母亲迫不及待地做成了汤，又被敏和权狼吞虎咽地吃到肚子里。父亲发现那棵白菜后脸就白了，他声色俱厉地问了几遍母亲。母亲被逼无奈，终于从实招来。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脸上便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。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母亲，也是最后一次打母亲。父亲打完母亲，拿起那半棵白菜便走出了家门，他的身后传来敏和权尖厉的哭声。

父亲把半棵白菜和十元钱交给后勤处长。待后勤处长明白